

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

張振林

—

現在常見的《古代漢語》、《漢語史》和《文言語法》一類的書籍，在講到先秦（或稱上古）部分時，大抵選材于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諸子著作、《楚辭》等被稱為先秦文獻的書籍，而直接引用地下出土的第一手材料則極為罕見。上述這些先秦文獻，有些寫作年代是混沌不清的；有些寫作年代雖然可知，但往往是經過傳抄和結集時的潤色或竄改，已非本來面目。郭沫若曾根據卜辭和銅器銘文的內容及其所用文字、詞匯的時代特點，分辨過這些文獻中部分作品的真偽和製作年代^①。古文字材料，是研究先秦語言的最可靠的依據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對古文字材料的詞類、語法進行研究，往往會對文獻材料的價值估計，帶來極大的幫助，如對殷周金文進行研究後，可知當時第一人稱不用“予”或“吾”，“朕”不用作主格，第二人稱通常用“女”而不用“汝”，極少用“爾”、“尔”等等，如果文獻中有和這些情況相左的，即可判斷是春秋以後所作，或是經過後人改竄的。容老師希白教授曾在五十年前發表過《周金文中所見代名詞釋例》^②。據我所知，馬國權先生在二十年前曾寫過《兩周金文辭詞法初探》（未刊），對金文中的語詞作了分類編排研究，其於一九七八年發表的《兩周銅器銘文數詞量詞初探》^③，即為其中一部分的補充修訂之作。時隔多年，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已大為增加，進一步研究古文字材料中的各種詞類，為先秦古漢語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時代確切可靠的第一手資料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在學習銅器銘文過程中，每讀到韻文，音韻鏗鏘，琅琅上口，使人輒生讀《詩》之感，而讀到記言或記事散文，如有名的《孟鼎》、《牆盤》、《昏鼎》、《克鼎》、《散盤》、《毛公盾鼎》等，雖經許多專家考釋疏通，已基本可讀，但總叫人覺得如讀

① 參見郭沫若著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和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。

② 《燕京大學學報》一九二九年第六期。

③ 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。

《尚書》，美言之，是“蒼峻古樸”、“崇奧渾穆、淵古高卓”、“文辭凝煉”^④，醜言之，則實在是佶屈聱牙，不象前幾年出土的中山王壘諸器銘，文詞一經疏通，讀起來就充滿感情，如讀《左傳》、《戰國策》文選。例如：“嗚呼，語不廢哉！寡人聞之：獲其溺于人也，寧溺于淵。”“嗚呼，哲哉！社稷其庶乎？厥業在祗。寡人聞之：事少如長，事愚如智，此易言而難行也。非仁與忠，其誰能之？其誰能之？！惟吾老賈是克行之。”“嗚呼，念之哉！”讀到這樣的文句，能使人感觸到其思想活動，如聽到動感情的諄諄告誡，情意懇切，不能不說是金文中初見的絕妙好文。其所以有此效果，首先在於文章的思想內容，自不待說，而成功的使用了大量的語氣詞，也不能不說是金文中初見的。這一點啟發了我，調查一下古文字材料中語氣詞的使用情況，對先秦時代古漢語的發展面貌研究，是有幫助的。

最近看到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〇年四月出版的《中國語文研究》創刊號，裏面有一篇李達良先生的文章，名叫《若干文言語氣詞源出上古時期的推測》。該文“試從甲、金文、《詩》、《書》時期的材料作為斷限，選了十一個比較重要的語氣詞，作一初步探討，考察一下這些詞在這時期的一般狀況和相互的關係。”^⑤其考察的結果是：“（一）在這時期，語氣詞的數量比較少。在所舉十一字中，沒有‘耶’、‘耳’、‘夫’三字。（二）用法比較簡單，詞性、字形和字音都不大穩定。（三）很多詞有分化現象，尚在發展階段。古漢語語氣詞的發展成熟，應該是在甲、金文，《詩》、《書》時代以後，隨着晚周兩漢羣經諸子的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的長足進展，逐漸完成。”^⑥李先生在“也”字條下，引舉了秦銅權、新鄭虎符、詛楚文、石鼓文和睡虎地秦簡中的“𠄎”字，並證猗、兮、𠄎、也四字為描寫同一聲音的異體字。此外，李先生在“哉”字條下引了金文二例；認為已、耳、與（歟）、乎、夫、者，雖然金文中都有，但不是作語氣詞用；而也、邪（耶）、矣、焉等字，在甲、金文中找不到。因此，李先生所引舉的材料，基本上來自從商到春秋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。這樣泛言綿延上千年的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分各篇章的具體時代，我以為時間太長且失之籠統，況且《詩》、《書》在春秋戰國間結集後，又屢經輾轉傳抄，加上從古文隸變到今天的楷書，其中失誤、改竄不可避免。現在這兩部書中的語氣詞，究竟有多少是原有的，多少是後來的，也很難分辨。因此，以《詩》、《書》例句為主的引證，難免使人生疑。儘管李先生關於語氣詞“尚在發展階段”的結論和關於發展成熟期的推測，都是審慎可取的，但我覺得，依據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，將語氣詞整理一番，也是極為必要的。

以上三端，就是我撰此文的意旨。

④ 均見於于省吾著《雙劍謄吉金文選》之眉批。

⑤ 香港中文大學《中國語文研究》創刊號第六七頁。

⑥ 同上書，第七一頁。

二

在甲骨卜辭中，句首語助重、佳是常見的，就象金文中的佳（唯）、孚一樣，並不表示某種特定的感情或意圖所需的語氣。陳夢家先生的《殷虛卜辭綜述》中所說的語氣詞，是指表示肯定、否定、不定語氣的副詞。其所謂“偶有在句末安置語氣詞的”^⑦，指的是《殷契粹篇》第425片：“丁未卜夆𠄎咸戊𠄎孚”，此片釋文，似不能肯定末一字當釋為戊乎合文。甲骨卜辭中未見單純語氣詞。對甲骨卜辭的語氣判斷，主要是根據動詞、副詞以及整條卜辭的內容推測的。同樣，在商代的金文裏，也未見單純的語氣詞。

在語言實踐中，感情最為強烈地通過語言表現的，莫過於驚呼、感嘆和命令，其它感情的表現，在語氣上的區別是相對地細微些的。命令語氣通常是用簡短明確的句子表達的，所以不產生純表語氣的命令語氣詞。而驚呼、感嘆則往往通過特殊的語音來表達，因而產生一種專門描寫這類聲音的驚嘆詞（現代語法書一般稱為感嘆詞）。驚嘆詞帶有較長的拍節，因此常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詞類，且常常把它當作獨立的句子來看待，使它同其它句末語氣詞成為平行的關係。但是為了探索古漢語中語氣詞的產生和發展的使用情況，我在此仍把它當作語氣詞中的一種，姑稱為句首語氣詞，同其它句末語氣詞一起加以考察。這樣，我們在現在可見到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，可以找到如下十三個詞：

（一）歔

歔字在金文中多見，有的作為人名，有的與“今”對稱義如徂，有的作為句首感嘆詞。作句首感嘆詞的有下列各例：

（1）歔！酉酒無敢醜，有紫烝祀無敢醜。（盂鼎）

（2）歔！吾考克淵克尸夷。（沈子它殷）

（3）歔！東尸夷大反，白伯懋父以殷八自師征東尸夷。（小臣詵殷）

（4）王令命茲曰：歔！淮尸夷敢伐內國，女汝其自以成周師氏成于昔自。（彛或卣）

（5）歔！乃任縣白伯室（縣妃殷）

過去有不少考釋家，引《尚書·費誓》的“徂茲淮夷徐戎並興”為證，把上述各例的“歔”字訓為徂、為往、為昔。首先指出“金文之歔用為嗟字”的是柯昌濟^⑧。楊樹達認為《費誓》該句應以徂茲為句，徂茲猶嗟茲也，並引證了《詩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青州牧箴》等書的例句，證明它為表聲的嘆詞。他說：“嗟字

⑦ 陳夢家著《殷虛卜辭綜述》第一二八頁。

⑧ 柯昌濟著《韞華閣集古錄跋尾》第一七頁。

經傳中無慮千百見，而金文中了無其字，正以作𣦵不作嗟爾。”^⑨將《費誓》該句同例（4）相比較，則可發現其內容是相一致的。“徂茲”或“𣦵”，是對淮夷徐戎並興，膽敢侵犯中原的驚嘆。徂、𣦵二字皆從且得聲，聲類相同，故可用來表現同一驚嘆語氣。

（二）𣦵

在金文中作句首感嘆詞，與經傳中的“猷”相近。

（6）王令命虔侯矢曰：𣦵，侯于宜。（矢殷）

（7）王若曰：彛白彛，𣦵，自彛且祖考又有彛助于周邦，右佑關關四方，彛圖天命命。（彛白彛殷）

（8）帝曰：𣦵，□之哉！毋弗或敬。（長沙楚帛書）

（三）巳

在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中，十二地支中的巳，均作𠄎或𠄏，而不作𠄐。𠄐在西周金文中作句首語氣詞，在春秋戰國期間則作句末語氣詞，經傳中的巳，殆是巳字蛻變的。如長沙仰天湖第二十五號楚墓出土的竹簡，以𠄐、𠄑、𠄒作為結束，完了之“巳”用，表示經過清點核對，仔細慢寫則為巳，草率急就則為己。

巳字作為句首語氣詞的有：

（9）巳，女汝妹辰又有大服，余佳即朕小學，女汝勿魁余乃辟一人。（孟鼎）

（10）王曰：父盾，巳，日彼茲卿事寮、大史寮，于父即尹。（毛公盾鼎）

在郭沫若的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中，孟鼎的巳字屬上為句，毛公盾鼎的巳字連下為句。這裏從于省吾先生的《雙劍謬吉金文選》，以巳為嘆詞，就象《書·大誥》之“巳！予惟小子”，《康誥》之“巳！女惟小子”和“巳！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”。

巳字作句末語氣詞例：

（11）往巳，弔叔姬！（吳王光作叔姬鑑）

（12）一喜享𠄐巳，二喜享𠄑巳。（信陽楚竹書）

（13）𠄐聞之於先王之法巳。（同上）

（14）……立日贛貯布巳。（同上）

（15）……𠄐其欲，能又有弃巳。（同上）

（16）……𠄐聞之巳。（同上）

信陽楚竹書尚有四處殘簡有巳字，在此從畧。

（四）烏虜 烏夫 於虜 於虜

經傳中的感嘆詞嗚呼，在西周金文中作烏虜，春秋戰國期間作烏夫或於虜、於虜，

^⑨ 楊樹達著《積微居金文說》第五八、五九頁。

都是句首獨立的感嘆詞。

(17) 烏虘，爾有唯孚小子亡無戠識(珂尊)

(18) 烏虘，佳考妣。(沈子它毀)

(19) 烏虘，乃沈子妹克蔑，見戠于公，休沈子肇田，戠、狂貯審。(同上)

(20) 烏虘，效不敢邁年夙夜奔徒甄公休。(效卣，效尊)

(21) 班拜頤首曰：烏虘，不杯凡皇公受京宗改釐，毓文王：媯 □ 孫 大服，廣成畢工。(班毀)

(22) 烏虘，詠帝家，召以羣不弔第乃邦。(寬子卣)

(23) 彘曰：烏虘，王唯念彘辟刺烈考甲公。(彘方鼎)

(24) 彘曰：烏虘，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休。(同上)

(25) 烏虘，哀哉！用天降大喪于上國。(禹鼎)

(26) 烏虘，饗余小子囿湛于饗類。(毛公盾鼎)

以上八器均爲西周器，“烏虘”二字從西周前期經中期到後期，寫法基本不變。

(27) 於虘，敬哉！（儋兒鐘）

(28) 烏夫，戠踐人剛恃，天這兀其型。(信陽楚竹書)

(29) 烏夫，戠踐人奪格上，則刑戮至。(同上)

(30) 於虘，語不竣廢學哉！（中山王譽鼎）

(31) 於虘，祈哲學！（同上）

(32) 於虘，攸悠學！（同上）

(33) 於虘 念之學！（同上，二見）

(34) 於虘，允學若言！（中山王譽壺）

(35) 於虘，先王之德，不可復夏得。(盜壺)

第(27)例爲春秋後期器，其下均屬戰國作品。單是中山王譽鼎，就五次出現“於虘”，說明到了百家爭鳴的時代，文風較口語化。

(五) 夫

語首“夫”字，楊樹達的《詞詮》把它稱爲提起連詞，其解說却爲“發言之端”^⑩，有自相矛盾之嫌。我們通常所說的連詞(連接詞)，是指用來連接詞、詞組或分句的詞。而這語首“夫”字，是發議論者想提起某一重要事，爲引起人們注意而發出的語氣詞，帶有重點強調的意味。它在句子中只有表達這種語氣的意義，而無其詞匯上的具體意義。所以解放以來的許多教科書，已把它稱爲句首語氣詞。

(36) ……又則肉皆三代之子孫。夫尊……(信陽楚竹書)

(37) ……是。夫……(同上)

(38) 夫古之聖王，秋務在夏得擊賢，其即次夏得民。(中山王譽壺)

^⑩ 楊樹達著《詞詮》中華書局上海一九七八年第二版第三六頁。

信陽楚竹書都是殘斷簡。第(36)例是從文句內容推測，當於子孫下斷句。第(37)例原簡雖只殘存二字，但在“夫”字上古人留下很明顯的句讀橫畫，正是爲了避免將“夫”字誤解爲句末語氣詞而特別加上的符號。所以“夫”字爲句首語氣詞是沒有疑問的。

“夫”字作爲句末語氣詞，在古文字材料中現在還很少見，僅見下面這一例：

(39) 虐哉不智也夫! (信陽楚竹書)

(六) 才 戔 哉 𣎵

先秦經傳典籍中常見的句末語氣詞“哉”只有一種形體，或表感嘆，或表疑問，或表反詰。但在出土文字材料中有才、戔、哉、𣎵等形體，均從才得聲，都是在句末表感嘆。作疑問、反詰用者，尙未曾見。

(40) 苟敬喜享戔哉! (弼尊)

(41) 王曰：師匄，哀才哉! 今日天疾畏威降喪，首德不克，古故亡承于先王。(師匄殷)

(42) 烏虘，哀戔哉! 用天降大喪于上或國，亦唯噩侯駿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或國東或國，至于歷內。(禹鼎)

(43) 𠄎哉，其兵。(康壺)

(44) 於嘯，敬哉! (徵兒鐘)

(45) 魚顯曰：欽戔哉! 出游水虫，下民無智。(魚顯匕)

(46) 鄆侯庫載畏夜威夷恐淑人哉! (鄆侯載殷)

(47) 帝曰：繇，𠄎之哉! 毋弗或敬。(長沙楚帛書)

(48) 於虘，語不竣廢𣎵哉! (中山王罍鼎)

(49) 於虘，新哲𣎵哉! (同上)

(50) 於虘，攸悠𣎵哉! (同上)

(51) 於虘，愈之𣎵哉! (同上，二見)

(52) 於虘，允𣎵哉若言! (中山王罍壺)

(七) 之

“之”字在甲骨卜辭和兩周金文中，通常都是作第三人稱賓格或附在名詞之後作領格助詞“的”用。在銅器銘文中，於言作器之後，文末附上“永寶用之”或“永保鼓之”(限于鐘類)，數以百計。這個“之”字，可作第三人稱賓格看待，指代上述該器。但是，同樣有許多銘末以“永寶用”或“永寶用喜”作結，那麼，“永寶用之”的“之”字作爲句末語氣詞理解，似也未嘗不可。

(53) 齊三軍圍𠄎，冉子鞅執鼓，康大門之，鞅執者諸獻獻于靈公之所。(康壺)

(54) 佳天乍作福，神則各之，佳天乍作食，神則惠之。(長沙楚帛書)

(55) 寡人聞之，獲其沟溺於人施也，寧沟於淵淵。(中山王罍鼎)

(56) 寡人聃聞之，事半少女如竝長，事愚女如智，此易言而難行施也，非恁仁與忠，其佳誰能之，其佳誰能之？！佳慮吾老賢是克行之。(同上)

(57) 召以內黜絕邵公之蕃業，乏其先王之祭祀；外之，則猶將速使堂上勤覲於天子之廟廟，而退與者諸侯齒竝長於邇會同，則堂上逆於天，下不恁順於人施也。寡人非之。(中山王響壺)

(58) 凡興士被甲，用兵五十人召以上，必會王符乃敢行之；燔墜事，雖無會符，行殿也。(新鄭虎符)

第(53)例的“大門”為大攻城門。“門”後的“之”字類似“焉”，為句末語氣詞。楊樹達先生于《康壺跋》考之甚詳^①，此從畧。第(56)例中最后的“是克行之”的“之”字為代詞。為“行”的賓語。而“其誰能之”的“之”字是句末表感嘆的語氣詞。句前的“其”字與疑問代詞“誰”組成疑問句，因此“其誰能之”是疑問形式的感嘆句。第(57)例中的第三個“之”字為句末語氣詞，是很明顯的。第一、二、四個“之”字為領格助詞，第五個“之”字為代詞。

(八) 也 施 殿

在兩周金文中不見“也”字。後世從“也”之字，來源於從“它”。如池作沱（後來分化為二字），地來源于陞。可見也 是 它 分化出來的。“它”在西周金文中作器物名，其造字之義本為象匱之俯視形。西周後期偏旁開始長足發展，在西周後期和春秋的銅器銘文中，或根據其物質性質加金旁，或根據其器類加皿旁，或同時增加金旁和皿旁。總之，至春秋，它字多作器名或人名，也有重言當作形況字用的，如《伯康殷》的“它=受茲永命”《齊侯盤、敦》的“它=熙=”，但還未見作語氣詞用的。用“它”描寫語氣聲音作為句末語氣詞，形變為也、𠄎，是戰國以後的事。其在戰國為產生初期，字未定型，故又有作施（從也得聲字）、作殿（同音字）的。

字作“也”的有楚簡：

(59) 虐哉不智也夫。(信陽楚竹書)

(60) ……與崩是之也。(同上)

(61) ……□也。(同上)

作“施”的有中山王響器：

(62) 寡人聃聞之：獲其汙溺於人施也，寧汙於崩淵。(中山王響鼎)

(63) 寡人聃之：事半少女如竝長，事愚女如智，此易言而難行施也。(同上)

(64) 恁思謀慮慮皆從，克又有工功，智施也。詒死辜罪之有若赦，智知為人臣之宜義施也。(同上)

(65) 余智其忠諂信施也，而譎賃之邦。(中山王響壺)

^① 楊樹達著《積微居金文說》第一八〇至一八一頁。

(66) 則堂上逆於天，下不怨於人施也。(同上)

(67) 將與盧吾君竝立於殫世，齒頰長於逾會同，則臣不忍見施也。(同上)

作“毆”的有秦器：

(68) ……禮使介老將之，以自救毆也。(詛楚文)

(69) 汧毆也泊泊。(石鼓文)

(70) 汧毆也涿涿。(同上)

(71) 燔墜事，雖無會符，行毆也。(新郢虎符)

《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》裏有大量以“毆”爲“也”的例子。信陽楚簡用“也”字，而本爲楚地之云夢，進入秦以後即用“毆”字。看來“也”、“施”、“毆”，原有地域國別上的差異。秦刻石和詔版之放棄“毆”字而改用“也”字，大概即屬於秦統一文字，以簡代繁，“以趣約易”的一個具體表現。

(九) 舉 (歟)

舉字見于春秋齊甬尸叔夷鏹和蕪鏹銘，前器作重言形容詞用，後器作連詞“與”用。舉字作爲語氣詞用，始見于信陽出土楚竹書。

(72) 猷猶芑菓爾舉歟！(信陽楚竹書)

信陽出土楚竹書多爲殘簡。然此句甚完整，舉字下尙有句讀橫畫，無異標明舉字爲句末語氣詞。舉如歟，表感嘆。在信陽楚竹書中，舉字還有一見，因簡開裂，前面的字筆畫模糊，故此不再徵引。

(十) 者

在金文材料中，者字甚夥，但一般都作諸侯之諸，或專名用字，如“者姁”、“者滅”、“者汙”、“者旨於暘”、“者旨掣”等等。《免毆》的“者”字則是“書”字之省上半部分。中山王墓出土的銅器銘文，者字的用法則豐富得多：有的繼續作“諸”用，如“退與者諸侯齒頰長於逾會同”、“者諸侯虜皆賀”（上均見于中山王響壺）、“有事者諸官恩圖之”（見于兆域圖）；有的作結構助詞，義如“……的人”，如“違進退□乏者，死亡無若赦，不行王命者，悉殃丞子孫”（見於兆域圖）；也有作語氣詞用的，置於時間詞的後邊，表提頓語氣，如：

(73) 昔者，鄆君子逾，觀弇夫務，頰長爲人宗，閉於天下之勿物矣，猷猶親迷惑於子之，而迄其邦，爲天下殤，而皇況才在於少君康？（中山王響鼎）

(74) 昔者，盧吾先考成王曩早棄羣臣……（同上）

(75) 昔者，盧吾先祖趙王，邵考成王，身勤社稷行四方。（同上）

(76) 昔者，吳人并擊越，擊人讎教備恧仁，五年復吳，克并之，至于含今。（同上）

(77) 昔者，先王樂恧慈愛。（蚤壺）

以上五例“昔者”的用法，與《易·系辭》：“昔者，聖人之作易也……”相同。

出器	現名	語氣詞	句首					句中														
			鳥	於	鳥	戲	絲	已	夫	才	哉	已	之	也	施	毆	舉	夫	辱	焉	者	矣
西周前期	珂	尊	1						1													
	矢	簋				1																
	孟	鼎			1		1															
	沈子它	簋	2		1																	
	效	卣	1																			
	效	尊	1																			
	班	簋	1																			
	寬子	卣	1																			
西周中期	小臣諶	簋			1																	
	戮方	鼎	2																			
	象戮	卣			1																	
	象白戮	簋				1																
西周後期	縣妃	簋			1																	
	師匄	簋							1													
	禹	鼎	1						1													
春秋中後期	毛公厝	鼎	1			1																
	康	壺								1		1										
	徹兒	鐘		1						1												
	吳王光乍卣姬鑑										1											
戰國時期	魚顯	匜							1													
	鄆侯庫	簋								1												
	信陽竹	書	2				2			10		3			1	1						
	長沙帛	書			1					1		2										
	中山王響	鼎	5							5		2		4			2			4	1	
	中山王響	壺	1				1			1		1		3					2			
	盜	壺	1																		1	
	詛楚	文													1						1	
石鼓	文														2							
新鄭虎符											1				1							
29 器種		11	10	5	3	2	3	4	10	11	7	3	7	4	1	1	2	3	5	1		

(十一) 乎

“乎”是經傳古籍中常見的句末語氣詞。甲骨卜辭和西周、春秋的銅器銘文中，經常出現“乎”字，但都是作為“呼喚”、“詔呼”使用，而不作語氣詞。其作為語氣詞，現只見於中山王響鼎，字寫作虍。

(78) 而皇況才在於年少君虍? (中山王響鼎)

(79) 於虍，祈哲孽哉! 社稷稷其庶虍? (同上)

第(78)例“虍”表反詰語氣。第(79)例句末之“虍”表委婉推斷語氣。

(十二) 矣

到目前為止，先秦出土材料中，句中停頓語氣詞“矣”字，只一見：

(80) 昔者，鄆君子遄，觀 奔夫豨，覬 長為人宗，聞 於天下之勿物矣，猷猶親迷惑於子之，而迄其邦，為天下殍，而皇況才在於年少君虍? (中山王響鼎)

(十三) 焉

句末語氣詞“焉”，見於戰國文字材料：

(81) 賈曰：為人臣而返臣其宗，不羊祥莫大焉。(中山王響壺)

(82) 於虍，允孽哉若言! 明友之于壺而皆時觀焉。(同上)

(83) 葉萬子孫，毋相為不利。親印仰丕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而質焉。(詛楚文)

如果出現語氣詞的先秦古文字材料，按其時間先後次序作縱向排列，將使用的語氣詞作橫向排列，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先秦古文字材料中語氣詞出現情況表。

(見表)

三

目前已經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，可以肯定地說，有它的局限性。首先從材料種類看，西周、春秋只限於銅器銘文，未見竹簡、帛書一類的材料；其次從銘文本身看，它是受到銘物的內容和體裁限制的，有不少材料是公式化的，象頌鼎、頌斝一類公式化的文詞，象牆盤、散盤一類的敘事文，即使文長一百多字乃至三百多字，也不能象記言體或敘事兼記言（夾敘夾議）的文體那樣表現口語，這是事情的一方面。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，西周和春秋，百字以上的銘文有六、七十篇，八十器以上，使用敘事兼記言體裁的佔大多數。應該說，這些文字是基本反映了從西周到春秋的語言面貌的。因此，我們根據現已出土的古文字材料，對語氣詞的產生和發展的概貌作一些推測，也不算是天方夜譚，這就是：

第一、商代還未有語氣詞。

第二、語氣詞的產生是從西周初期開始的。最初出現的是描寫強烈的驚嘆語氣的獨

立的感嘆詞。正如上表所顯示的那樣，西周時期有較多的句首感嘆詞使用，句末語氣詞很少，而且出現得晚。

第三、語氣詞是語言實際中極爲生動的語言現象，本身沒有實在的詞匯意義，却有不可缺少的語法意義。因此，從文字記錄語詞的角度看，語氣詞在初期是同象聲詞差不多的，只要能將帶某種感情語氣的聲音反映出來，使用哪一個同音字或聲音相近的字，都是可以的。只有到語氣詞發展得較豐富成熟，不同語氣所用的字才逐漸固定下來。用這樣的觀點看前面所舉材料，我們就可以看到：（一）、從烏庠到於庠，庠字不變，烏變爲於，說明從西周到春秋戰國，這一感嘆的語音是有所變化的。（二）、句末語氣詞“哉”在西周初期已經產生，直到戰國中期，經歷了七百多年，都是使用從才得聲的字；另從地域上看，南起長沙，北至中山，東起於徐，西至宗周；也都是使用從才得聲的字。說明這個語氣詞，從西周到戰國，基本上沒有時間和地域的差異，只是用字仍未固定而已。（三）同是戰國中期，句末語氣詞“也”，在楚和中原作也，在中山作施，在秦作殿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，原屬楚地的雲夢改用秦字殿，而秦權、詔版和刻石，則採用了較簡便的𠄎字。這說明某些語氣詞的用字，在戰國時期帶有國別地域的差異，而秦始皇及其近臣在統一文字工作上，並沒有堅持以秦字代替六國分歧的文字。（四）句末語氣詞在西周初期開始出現，但只是個別的。春秋後期有所增加，但增加仍不多，這可能是語言歷史事實，有春秋中後期敘事兼記言的長銘，如叔夷鐸、鞫鐸、康壺、洹子孟姜壺、晉姜鼎、晉公盞、蔡侯鐘等可以作證。至使用鐵器生產的戰國時期，政治外交活動非常紛繁，思想文化也十分活躍，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，縱橫家游說四方，王室和卿大夫敬重知識分子，食客盈門，著述頗多的局面。這樣，使用語氣詞準確地表達不同思想內容和語氣，成了達到政治、外交、思想鬥爭的勝利所不可缺少的一種手段。於是語氣詞得到長足發展。目前所見的語氣詞多的古文字材料，主要是戰國中期的，便是上述那種歷史文化狀況的反映。至於戰國前期，現在所見較長的文字材料尚少，還不敢妄加蠡測。總之，語氣詞的產生，是由少漸多的；有的聲音和用字同地域有關，有的則與地域關係不大；有的經歷長時期聲音有所變化，有的則變化不大，需要分別情況，作具體分析。

第四、上面已說過，語氣詞在語言實際中本是一種極生動的語音現象，而我們現在據以討論的材料，不是當時錄下來的語音本身，而是記錄這些語音的文字資料，這就是說，語氣詞的發展，跟文字的表現能力也有了關係。如現代普通話中的語氣詞有哎（唉、噯）、啊、呀、呢、哩、吧、嗎、嘛、……等等，方言區還另增加一些方言語氣詞，如廣州話中有叻、噉（嚙）、嚟……等等。在前人爲我們準備了足夠表達語音的偏旁材料基礎上，各地羣衆都可根據當地語音，選擇一個同音字，加上口旁作爲語氣詞用字。在說同一種話的文化人中通過約定俗成原則，還可將語氣詞相對地固定下來。但是先秦時代不同，從有文字留存的商代中後期至秦統一中華的一千多年中，構成漢字特點的偏旁體系，還處在不斷的產生、發展、成熟過程中。我在去年（1979）古文字學術研究年會上提出的論文《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》中，曾對偏旁發展大勢作

過描述：商代有少數穩定的偏旁，西周中後期有了明確的偏旁意識，使偏旁有了較大發展，春秋後期和戰國初期，偏旁基本成熟穩定。這不單純是漢字偏旁發展的問題，而且是漢字表達漢語的能力發展增長的反映。再查看一下語氣詞發展情況統計表，可發現語氣詞的每一次發展并有了文字記錄，都剛好在偏旁的每一次發展時或稍後一點。這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呢？還是說明語氣詞的發展，同漢字表現能力發展有關的反映？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。語言的發展需要，推動了文字的發展、完善。文字的表現功能增長，又為記錄語言的新發展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。而處於主動地位的人，則在語言、文字互相推動的情況下，力圖準確表達不同的語意，創造和豐富着語氣詞，并找到和使用準確描寫這些語氣詞的文字。

第五、從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發展狀況，使我們得出另一個關於經傳文獻的看法。經過對出土材料和經傳文獻的研究和比對，我們已初步確認，《易經》是從原始社會轉換到奴隸制時代的產物，在商、周時期流傳、修刪，增益。《易傳》是春秋末到戰國時期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時的產物，是對《易經》的新解說。今文《尚書》二十八篇中，虞書二篇和夏書《禹貢》，是春秋戰國期間的僞託作品，《甘誓》和商書五篇基本上屬於商的作品，周書十九篇是從周武王到春秋秦穆公時的作品。這是從商書和周書的主要文辭和思想內容分析出來的。它同《詩經》一樣，從商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皆有，是春秋後期輯錄、整理、加工、潤飾而成集的。因此，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三書，儘管其制作年代早至商晚到春秋，但不能說所有文字都是原來的。大量使用合體形聲字，就說明已非原樣，而是經過潤飾傳抄變了樣的。從戰國到秦漢，這些經傳都經過經師的輾轉傳授解說，今天所見的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中的許多語氣詞，不見於商、周、春秋的古文字材料，看來都可能是春秋末經戰國、秦、漢，不斷在傳授、解說、修改、潤色中摻進去的。

中山王墓的銅器銘文和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出土的竹書，使我們看到了戰國中期的許多語氣詞使用情況，可以預料，將來的文物出土，將提供戰國時使用語氣詞的更豐富的材料，不單數量上會增加，時間上也完全可能提前。但是，在春秋中期或以前出現大量語氣詞的可能性，是極其小的，前引叔夷鏹等一批春秋中、後期敘事兼記言體長銘，即可為佐證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於中山大學